

跨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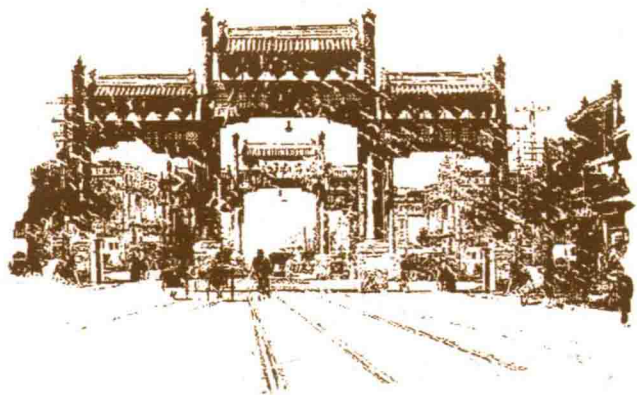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文库

张晓光◎著

瑞雪丰年

长篇小说

好大一场雪，好大的
气势与光辉，覆盖着
神秘的身世，还有传奇——
洁白与冷，混沌与温暖
财富与爱，慌忙与沉静
哪些当歌，哪些当哭
哪些当藏在血脉的最深处
成为毕生养命的信仰
在大雪的照耀之下
我们隐隐约约看见了
指望与牺牲，朴素与绚丽
以及将来而未来的
真实的幸福的反光



中国文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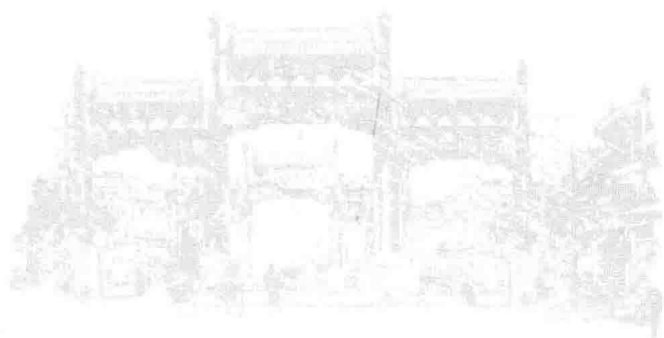
跨度

长篇小说文库

张晓光◎著

瑞雪丰年

长篇小说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瑞雪丰年 / 张晓光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7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7-5034-7622-8

I. ①瑞…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9792号

责任编辑：卢祥秋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2 66192736（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20×1020 1/16

印 张：22.75 字数：322千字

版 次：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8.00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KUADU
CHANGPIAN XIAOSHUO
WENKU



序

我为《瑞雪丰年》作序，就先说几句有关作序的话题。我是写小说的，而且写的较多，渐渐地读的人多了，知道我名字的人也就相对多些，这就使一些作者，尤其是青年作者产生一些想法，若出书由我作序，谈点读后感或提些中肯的意见，会有助于今后的创作，这或许就是经常有作者，尤其是青年作者出书，邀请我为其出书作序的由来。再者我又是教书的，在语言大学从事文学授课，这样说来，为文学尽力实乃责无旁贷的事。至于我为《瑞雪丰年》作序，更是有些缘由的。

我为别人出书作序是讲原则的，那就是邀请我出书作序的作者必须有为人之德行；再就是我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如不能如愿，也请谅解。我现在正在赶写一部篇幅较长的长篇小说，为了不受干扰，我特意告知晓文弟，然而不久便收到了晓文弟的特快邮递，打开一看，白纸黑字，晓文弟的亲笔：“文友市作协副主席介绍，我认识了宾县90后青年作家张

晓光，他说有幸认识您，恳请您为他的新书长篇小说《瑞雪丰年》出版作序，望圆梦。寄去您与张晓光的合影，您不会说不认识吧！”

我拿起照片仔细端详，在我印象中，张晓光这名字确实没有记忆，但我与他的合影却真真切切。再细看照片的背景，猛然想起，这是我那年回家乡黑龙江在省图书馆讲课时，与一位特意从宾县驱车赶来听我讲课的文学青年的合影，名字确实忘却了。还有两张照片是令我满心愉悦的，一张是我在《参花》杂志2013年9月刊的封面照，另一张是张晓光在《参花》杂志2013年11月刊的封面照，再看便是一本厚厚的简历、简介、目录、故事梗概、创作谈及小说书稿了。

说心里话，创作任务紧，我只能领略书稿。一位生长在家乡小县城的90后，不但加入了省作协，而且任县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等职；在攻读大学法学专业时，就获得了“优秀团干部”“新一代创业人”“十大杰出青年”“最具人气奖”“优秀作品奖”等殊荣；并在全国数十家刊物发表小说、散文、诗歌，而且出版了长篇小说《墟上春绿否》等，其成就更是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过，可以说我是在为一位年轻有为的作家出书作序。

文学之路是从爱好文学起步的，而文学之路是崎岖艰辛的，能在文学的道路上取得成就，不但要爱得深沉、痴迷，而且要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执着笃定，决不言败。应当说张晓光就是一位取得成就的值得赞誉的青年作家。

我的文学之路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所以我就有了“知青作家”“平民作家”等称谓。不管我承认与否，读过我的小说的人大都这样认为。张晓光的长篇小说《瑞雪丰年》的创作过程就完全不同，他没有亲身体验民国时期生活的经历，即使有间接体验生活，我想也是不够系统充分的，他的创作从构思到完成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对我来说应当是个问号。最终我还是欣慰地在他的《后记》中找到了答案。他在他的《后记》中这样写道：“民国的历史，在中国浩浩荡荡五千年的长河中，只能算是浪花一朵……我一直想写一点文字，记述那段时光下的人们，也想用自己

的视角去透过人物解读我对这段历史的理解。”我认为这正是张晓光创作上的难能可贵之处，当今一些青年的思想缺失铭记历史、追溯历史、思考历史的理念，张晓光创作的《瑞雪丰年》，可谓主观上的积极尝试，也体现了他创作上弘扬正能量的历史责任。

文学是人学，小说是作家虚构的以有关描写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矛盾冲突的故事。张晓光的长篇小说《瑞雪丰年》是一部以反映民国、抗战、革命的大背景为前提，以描写富商间的尔虞我诈，在国之危亡家之破败的紧要关头，人们的灵魂扭曲、蜕变，最终经过灵魂洗礼的人们，用正义之壮举投身革命，迎接新中国即将到来的曙光。

可以肯定地说，《瑞雪丰年》是一部以现代人深度思考的角度进行创作的小说。小说中的一号人物严丰年的人物塑造是有特色的。首先，严丰年是严家的九少爷，在严老爷故去时由上海到北平奔丧，这便是开篇。原来他只是严老爷与戏子生下来的私生子，尽管他内心卑微，遭受欺辱，但严老爷念他常年在上海与母亲相依为命，自己虽在经济上全力相助，可必定在名分上委屈了他们娘儿俩，良心发现，留给他的遗产明显偏袒，引起了家族不小风波，但他终于在严氏家族大少爷的“主持正义”之下，在严家有了体面的立足之地。可接下来的便是严氏家族潜在的分崩离析，众多的兄弟的嫉妒，大哥虽然看似全力相护，但内心却另有玄机，这便是严丰年与颜家二小姐颜惜禾情感戏的开始，小说的尾声严丰年投身革命，打入汪伪内部，实施锄奸行动，完成任务，身受重伤，他除掉的正是颜惜禾的丈夫……

掩上书稿我陷入思考，作者为什么会让一对从前的“情侣”最终落得如此之结局？为什么会让一个私生子少爷、花天酒地的浪子质变为革命者？最终，我感受到这也是张晓光小说中的特色之处，他从另一种思考告诉读者的，是在民国动荡年代人性的迷茫和不确定性。

更值得称道的是，小说中的抗战情节，虽未见战火纷飞的壮烈场面，但严丰年实施爆破锄奸之壮举，实在可歌可泣。

总之，我以为长篇小说《瑞雪丰年》的故事很有传奇色彩，很有可读性，既有纯文学，又有评书章回小说的悬念，每个章节都有小标题的设置，人物描写刻画细致，故事叙述手法直白，通俗易懂，是一部较为成功的小说。

最后，我衷心祝愿张晓光的长篇小说《瑞雪丰年》早日与读者见面。

梁晓彦
2015年9月20日
于北京

目 录

序 梁晓声 1

引 子 1

第1章 颜二小姐 6

第2章 再遇惊心 11

第3章 再遇一劫 16

第4章 一箭双雕 21

第5章 利益契合 26

第6章 出师未捷 31

第7章 天下大变 36

第8章 爷成孙子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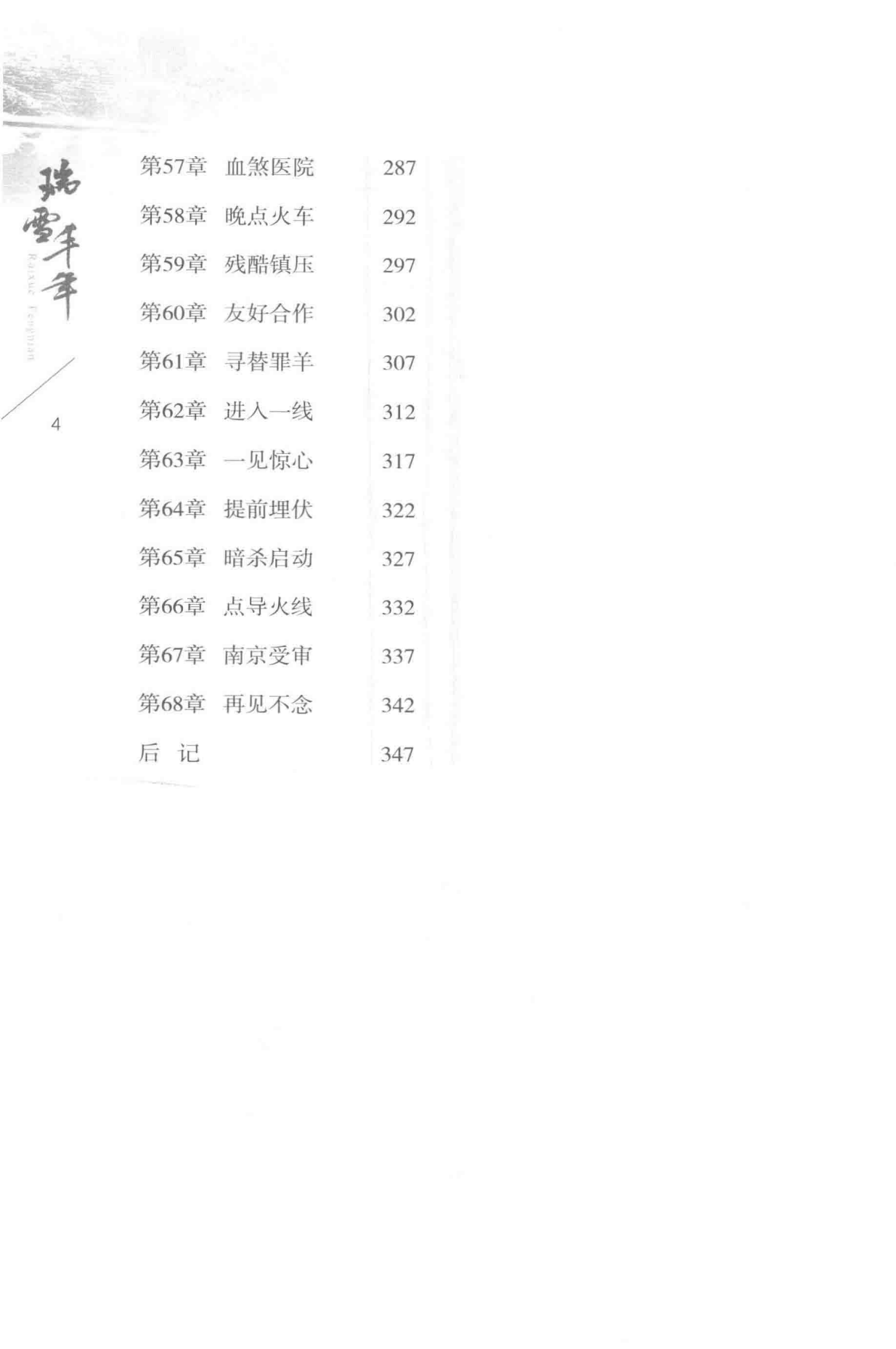
第9章 交换条件 47

第10章 不甘亡国 52



第11章	惊险交锋	57
第12章	火烧铺子	62
第13章	大爷死了	67
第14章	家族内讧	72
第15章	蓄意投靠	77
第16章	纵横捭阖	82
第17章	无心失算	87
第18章	二爷施压	92
第19章	兄弟之争	97
第20章	与日合作	102
第21章	尘埃落定	107
第22章	后知后觉	112
第23章	神秘来客	117
第24章	同意合作	122
第25章	诟骂走狗	127
第26章	敌忧我喜	132
第27章	蓄意试探	137
第28章	革命洗礼	142
第29章	刑讯嘶吼	147
第30章	招供之后	152
第31章	通风历险	157
第32章	医院刺杀	162
第33章	弥补破绽	167

第34章 尴尬表白	172
第35章 周末聚会	177
第36章 临时行动	182
第37章 进步学生	187
第38章 寻找接头	192
第39章 临时约定	197
第40章 营救学生	202
第41章 火上浇油	207
第42章 紧急牵手	212
第43章 突然一惊	217
第44章 严刑逼供	222
第45章 开涮特务	227
第46章 放弃营救	232
第47章 英勇牺牲	237
第48章 截获敌报	242
第49章 情报交出	247
第50章 更新任务	252
第51章 敌营特工	257
第52章 秘密名单	262
第53章 计上心来	267
第54章 这出好戏	272
第55章 青木一郎	277
第56章 临危受命	282



第57章	血煞医院	287
第58章	晚点火车	292
第59章	残酷镇压	297
第60章	友好合作	302
第61章	寻替罪羊	307
第62章	进入一线	312
第63章	一见惊心	317
第64章	提前埋伏	322
第65章	暗杀启动	327
第66章	点导火线	332
第67章	南京受审	337
第68章	再见不念	342
后 记		347

引子

1935年冬，严丰年孤身行走于北平的漫天风雪之中，歪戴一顶薄礼帽，穿一件剪裁很是俏皮的呢子大衣，双手揣在兜里，冷得直打哆嗦。

他是从上海直接坐火车过来的，上海天气暖和，上车之前他又是抹生发油又是喷香水，把自己打扮得文质彬彬，人模狗样。他知道北平会比上海“冷一些”，可因为多年来并无亲身体会，他还是选择了维持形象，绝不去穿那可以御寒却其丑无比的棉大衣。

可等到抵达北平，出了火车站，他看着这个与上海截然不同的银装素裹的新世界，一瞬间傻眼了。

没人来车站接他，他走的时候也没带随从，此时就一下子成了个孤家寡人的境况。天寒地冻的，连拉洋车的车夫都不出来干活，他也不清楚北平的汽车行在哪儿，无法去租赁一辆小轿车舒舒服服地回家，绝望地仰着头想了半天，他就此认命，深一脚浅一脚地开始徒步往严家老宅走去。

半个多小时后，严丰年一张英俊小脸冻得通红通红，艰难地把手从衣服兜里伸出来，他深吸一口气，开始地动山摇地敲门。

朱漆大门应声而开，身穿厚棉袄的老妈子往外探出一个脑袋，随即就高声叫道：“哎——是九少爷，九少爷回来了！”

老妈子扯着大嗓门喊过第三遍，一个长袍马褂，犹如老太爷一般的中年男人匆匆走了出来，严丰年一见来者，当即规规矩矩地站直身子，带着一点讨好的意味笑道：“大哥，我回来了。”

严家大爷——严平温从上到下细细打量了弟弟一遍，末了儿，他很威严地一点头：“既然回来了，就跟我进屋吧。”

严丰年这个人，往尊贵里说，是堂堂北平严家的九少爷，往实际里说，是个从来不受重视的野种。

严丰年的娘亲是上海人，容貌娇美，多才多艺，早年在戏班子里唱青衣，唱了几年没唱出名头来。她耐不得寂寞，匆匆忙忙地学习几天西洋做派，便又下海当了舞女。在安吉尔舞厅陪舞几年，她结识了北平来的严老爷，一番矫揉造作以后，她把这严老爷哄得龙颜大悦，顺手就为她置办了小公馆，把她收为外宅。

一年多以后，严丰年出生了。

严丰年的娘身份尴尬，连个正经姨太太都算不上，所以没按严家家谱起名字。舞女娘亲在产房里哭天嚎地之时，严老爷端坐在客厅中喝茶看报纸，不经意地看见报纸上大赞今年粮食大丰收，便来了灵感，顺手为他的九儿子取了这么个吉利通俗的名字。

严老爷家大业大，既不缺姨太太也不缺亲生儿子，所以严丰年的娘虽说是母凭子贵，到底也没贵出多少来，只是稳固了地位，每月可以定期得到一笔抚养费，不至于在色衰爱弛的那一天一无所有地被赶出门去。

母子相依为命了二十年，严丰年的娘患肺病死了，严丰年一个人逍遥自在地在上海又过了四年，北平发来电报，说严老爷也死了。

北平电报上只向他通知了严老爷的死讯，并未让他回去，可严丰年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回去一趟，一来，他不知道新任的当家人是否会像从前一样按月给他寄生活费；二来，他认为自己好歹算是严老爷的亲生骨肉，分家产的时候，多多少少也该留给他一份。

小心翼翼地随大哥走进堂屋，严丰年发现那富丽堂皇的大屋子里，早已满满当当地挤了许多人。

严丰年的前八位哥哥姐姐自不必说，严丰年底下四个相对年纪较小的弟弟妹妹也与各自亲娘肩并肩地坐着，加上哥哥们的妻子、姐姐们的丈夫、保管严老爷遗嘱的两位律师，并严家大管家以及几位得脸下人，又是浩浩荡荡十几号人马。严丰年看在眼里，不禁暗暗咂舌，他从小到大回严家老宅不到十次，还从未看见严家众人这么齐整过！

能坐的地方已经全被坐满了，严丰年无奈，只得在角落里倚墙站着。还没暖和过身子来呢，便听一位很脸生的姨娘不冷不热地来了一句：“九少爷回来得倒是时候。”

严丰年缩着肩膀讪笑一下，的确是时候，他可没想到自己甫一回家，便赶上了宣布遗嘱这种大事。

严家大爷在正中主位喝完一杯热茶，此刻就四平八稳地道：“正好九弟也回来了，张律师，开始吧。”

张律师于是清一清喉咙，朗声开始念那份冗长的遗嘱，严老爷手下产业众多，现在细细分去，也颇要费一番周折。

一刻钟后，遗嘱念完，在场诸人面面相觑，却是统一地愣住了。

严家大部分产业传给嫡长子大爷，这是无可厚非的，女儿们，无论出阁未出阁，统一分一笔现钱而不分实体店面，这也合乎情理，而剩下的一家银行、两个高档饭店，以及一家电影院，却是全归九爷严丰年所有。

严家其他几位庶出少爷，则是一毛钱都没分到。

二少爷首先反应过来，不由得涨红了脸，他冲律师嚷道：“这不可能！爸爸怎么会留下这样的遗嘱？他……”他一指严丰年的鼻子，“他连北平都没来过几趟呢！”

张律师摘下金丝眼镜，温文尔雅地回应道：“老爷的意思，正是因为九少爷一直养在外地，所以要额外补偿一些。”

二少爷一滞，仍是不服，“那也不该这么分啊！”他瞅一眼大哥，发现大哥也正若有所思地注视着他，就不由得矮了几分气焰，“这个……大哥是嫡长子，承继家业是应该的，九弟的那位娘，从未被正经娶进门来，姨娘都算不上，也要与我们这些堂堂正正的严氏子弟抢家产吗？”

这话一出，余下几位少爷纷纷赞同，他们不敢质疑大哥，因为大哥名正言顺，可九弟严丰年骤然得到的那些，虽说与大哥承继的家产相比不算什么，也足够让一无所有的他们非常眼红了。

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那个与他们几乎是不大熟悉的九少爷身上，然而严丰年低头耸肩，做缩头乌龟状，竟是一声也不吭。

五少爷脾气急，见偌大的堂屋内一时气氛胶着，便站起身，忍不住上前推一把严丰年，“你倒是说话呀，哑巴了？”

严丰年当然没哑巴，只是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他本拟着来一趟北平，领一笔现钱已是目标达成，谁料那不常见面的老父竟格外厚待于他，给他留下这么些意外的好东西，他现在嘴角忍不住地直往上翘，便只好低头掩饰神色——老爹刚死没几天，他就笑成一朵花，岂非上赶着落人话柄。

最终，还是严平温大手一挥，替九弟解了围，“既然爸爸的遗嘱上这样说，大家也不必争执了，就这么办吧！散了散了，都该干吗干吗去，丰年，你跟我上楼一趟！”

一同步入二楼书房，严平温点上一根烟，优哉游哉地吞云吐雾一番之后，他脸上的表情堪称是和蔼可亲，“丰年，坐，别拘束着了，你来一根？”

严丰年连连拒绝。他不会抽烟。

严平温笑道：“丰年，高兴吧？原来爸爸一直想着你呢。”

严丰年受宠若惊地承认着：“是，说实话，我来之前真没想到……”

严平温伸出一只大手，拍拍这位幼弟的肩膀，“既然在这边有了产业，以后也就别回上海了，你要是嫌严府人多嘈杂，我在城西有处小公馆，你先住下。对了，你在上海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回去处理吗？”

严丰年盘算一下，答道：“没什么了，我晚些时候发个电报回去，让伺候我的那两个人带着行李一块过来，房子一时半会也卖不掉，就先空在那里吧！”

严平温掐了烟，却是盯着严丰年的一张脸打量来打量去，一直把严丰年看得有些发毛了，他才问道：“九弟，你今年多大了？”

严丰年说：“过完年就二十五了。”

严平温眨一眨眼，仿佛是陷入了沉思，“二十五……正当盛年，好时候啊！你在上海那边，应该是还未成家的吧？”

严丰年不解其意，“对，上海那边普遍结婚晚，大哥这么问，是有什么事吗？”

严平温意味深长地一笑，“什么事……当然是好事了，不过先不着急，你刚来北平，爸爸的尾七也还没过，这件事啊，咱们以后慢慢再说。”